访巴克先生和他的红楼

恺 蒂

春分之后那一周，英国的天气出奇的好，真是不负“阳春三月”的说法。黄水仙遍地开放，梨花樱花压满枝头。最让人驻足的是许多人家前花园里的玉兰树，最先绽放的是白色粉色，接着是浅紫深紫，一树繁花好风景。三月底四月初的伦敦天气仍不免春寒料峭，去拜访尼古拉斯·巴克先生，正好是转冷的前一天。

上次为《上海书评》采访巴克先生，是英国疫情第一次封锁之时，他住在剑桥乡下家中，采访是在Zoom上进行的。时隔两年，《藏书ABC》的中文版（[英]约翰·卡特著，[英]尼古拉斯·巴克等修订，余彬、恺蒂译，译林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）面世，写邮件去询问老先生是否仍住在乡下，他回信说早就搬回到伦敦过正常生活了。与他约定了见面的日子，并保证说去看望他之前一定会做测试。没想到快到约定的日子，我收到他的邮件，说他已经感染，测试阳性，病症不重，在家自我隔离中，等他转阴后会再通知我。一周后，又收到邮件，说他已经阳转阴，我们可以见面。

荷兰花园在诺丁山西边，巴克先生家离地铁站不远。这片地区在维多利亚时代建成，几条街都是漂亮的白色三层联排楼房。一路走着，看树看花看花园，就到了巴克先生家的街上。刚转过街角就看到那一排白色楼房正中有一栋漆成红色的房子，格外显眼。在一体白色中有这么出格的颜色，在伦敦实在少见，当地街区没有阻止或勒令重新漆成白色，让人惊讶。正想着呢，就来到了这栋红房子的跟前，居然是巴克先生给我的号码。

门前摆着两辆老爷自行车，走上几格台阶才是大门，开门的巴克夫人乔安娜，消瘦，满头白发，精神矍铄。把我让进屋后，她就朝着通往地下一层的楼梯大喊：“达令，你的译者来了。”这种维多利亚老屋，格局大致相似，稍微高出地面这层是起居室和书房，厨房和餐厅在地下一层，通向花园。等着巴克先生扶着楼梯慢慢走上来，我问起他感染的情况，乔安娜说：“我俩都轮上了，但都好得很快，我们这代人啥没经历过。现在我们都超级免疫了，可以更自由了。”她的声音轻快明丽，字正腔圆。我又问起他家外墙的红色，她笑着说：“是的，地区政府老是写信来要我们漆成白色，我们不理他们，我们在这里住了六十年了，我们就是喜欢红色，他们也没办法。”

上图：尼古拉斯·巴克先生在书房
右图：巴克先生找出了海沃德的照片

巴克先生上来，与我打过招呼，就告诉夫人他把钢笔忘记在楼下了，因为我在邮件里面已经提及需要他在书及明信片上签字。乔安娜快速下楼取来一个皮质软盒，有人放雪茄烟的那种，看上去已经很古旧了，想必是老先生常用的钢笔。走过门廊，就是客厅，窗外是后花园，花园的草木生长随意，看来老两口不太在乎园艺。与客厅相对的朝着街面的屋子，是老先生的书房。书房两侧，除了壁炉外，墙上都是书架，顶到天花板，书架的深度和横档之间高度都正好合适书籍的大小，没有多余的空间。架上有成排的装帧精美的古书，真有坐拥书城的感觉。一面墙上的书架木挡上满是精美的雕花纹饰，是老先生许多照片的背景。

一张窄小的书桌摆在靠街的窗前，能够看到窗外行人走过。书桌上有打开的苹果电脑，堆满了书籍文件杂物，让我想到老爸在家里的小书桌，几乎一样窄小，几乎一样凌乱，区别只是老爸不用电脑。桌边是一张沙发，上面也满是杂志报纸刊物。他在桌前椅子上坐下，叫我把沙发上的东西挪一挪，弄一个空位出来。书房里有一辆健身自行车，想到门口的自行车，我问他谁在用，他说：“我呀。以前，我一直都是骑自行车到这儿到那儿，现在我都快九十了，不能在马路上骑车了，我就在家里弄了这辆，可以练腿练身体。”

坐定，我取出《藏书ABC》给他，他很满意地看过。我说有两本书和一大叠明信片要请他签字，还有一位上海的书友想请他写一句话，“藏书寄语”之类。我原本想明信片可能就留在他这里，等他慢慢签好寄还给我。但他说不用，今天可以一并签掉让我带走。他从那个古旧的皮质软盒中取出钢笔，原来是一支透明塑料杆的Lamy，并不是我想象的什么昂贵的古董钢笔。他说先写那句话吧，我将准备好的纸从硬信封里抽出，他把信封放在膝盖上，纸放在信封上，问过我索话者的大致情况，然后凝视窗外，考虑了两分钟，慢慢在纸上写起来。钢笔芯很粗，在纸上优雅地滑过，字母笔划有粗有细，撇捺到位，精美的英文书法。写完递给我：“可以么？”细看，纸上写着：“of the making of books there is no end, still less of their enjoyment.”（做书无止境，享受书更是乐趣无穷）。

当然，奉草鹭文化之托，还需要录一段小视频，请他说说对中文版的印象。老先生马上挺胸坐正，当起书模，我用手机录像，先拍了一条：“此书是无数藏书家的指南，不收藏的人也喜欢阅读它。”他觉得说的有些简单了，又录了第二条：“此书的英文原版曾是好书出版的典范，现在的中文版也不相上下，拿在手上翻阅，就像英文版一样精美。”

我还给他看了朋友的文章《假如海沃德与钱默存有场对话》，并大致解释了文章的内容，他马上指着沙发上被我挪到一边的那堆书刊文件，说下面有一个牛皮纸信封，让我抽出来。找到取出给他，里面原来是三张海沃德的照片，比文章里那张照片可能拍的稍晚些，但依然一身精致的西装领带打扮，口袋里插着手帕，超级的绅士风度。海沃德当时是《藏书家》的主编，这本《藏书ABC》就是题献给他的，卡特在初版序言中说：“他不仅塑造了这本书的雏形，而且自始至终倾力而为。对此我无以回报，但至少我可以让他的名字独占一页。”巴克先生说起海沃德，口气既充满赞叹，又不无遗憾：“他年轻时相当帅气，不幸患上了可怕的肌肉萎缩症，结果变成了瘸子，行动不便。这些照片是在他快去世的时候拍摄的，你能看出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，但他仍未向疾病低头。”海沃德1965年去世，在他的葬礼上，巴克结识了约翰·卡特、珀西·缪尔，大家公认他是《藏书家》杂志主编的最好人选，而且卡特编写的《藏书ABC》是由他工作的出版社出版的，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帮助卡特编辑并修订此书，增删词条，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。

该签明信片了，他把电脑移到一边，在书桌上腾出一小块空间，不再用膝盖了。老先生每张签字很认真，都是优美的英文书法，不像其他人往往是越签越潦草。为了不打扰他，我问他是否可以随便看看他的起居室和书房，他说当然可以。起居室里的橱柜、桌椅、沙发、地毯等都有不少年头了，这一叠，那一堆，到处都是书，墙上有空间的地方挂满了小幅风景画、水彩画、版画，还有一个挂毯。桌子、橱柜、壁炉横档等有平面的地方摆满了照片、卡片、画片、明信片、大小瓷器、银器、雕塑、烛台、钟表、木盒、笔筒、干花、各种小玩意儿，简直像个古董店。客厅角落有另一张小桌子，从上面摆着的孙儿辈的照片来看，显然是夫人的桌子。六十年的没改变的老屋，六十年实成成生活，每一个角落，都是沉甸甸满满的记忆。

明信片签到一半时，我问老先生是否要休息一下。他放下钢笔，转动着手腕。我也趁机再与他聊聊天，又录几段小视频。

老先生出生在剑桥大学城，从小在书斋里长大，可以说书不离手，闲暇时光都是在阅读中度过。八岁时他就开始藏书，最早买的书包括《祈祷书》，拉丁文诗集，吉本的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，还有他特别喜欢的《北欧传奇挪威王列传》等，这些书至今仍在他的五千多册藏书内。二战刚过，他搬到伦敦上学，被轰炸的街区如同废墟，食品有限，生活也相当艰难，但不缺的是书本，而且都是好书，价格也不贵。爱书、藏书、做书，顺其自然。他在十二三岁时，就开始自己印刷书籍，大学毕业后进入印刷出版业谋职三十年，后又在大英图书馆主管图书修复部门二十年。他在业余作为《藏书家》杂志的主编，编书写作，也都是与书有关的题目。他或写或编、负责过的书籍有四十多本，他说有的开本非常庞大，现在他都拿不起来了。

他的藏书，各类都有，文学作品、诗歌、小说、历史，这些都是他喜欢阅读的。此外还有专业书籍，关于书的书，关于印刷、书籍保护、字体字模、插图、装帧、书籍交易等。他笑着说：“当然，现在我的收藏能力下降了许多，要不然，还得再买一栋房子才行。”他们六十年代初搬进伦敦的这栋房子，后来回剑桥老家买了个乡下的“村屋”，二十多年前又在意大利买了个没有书的“度假屋”，去那里，也是从书中放假出来。我问起他的五个孩子是否有喜欢藏书的。“没有，他们都做更有用的事。对他们来说，藏书是我的事。”那么没有孩子“继承父业”，他是否失望呢？他的眼中露出一丝调皮的微笑，说：“才不呢，要不我就有了竞争对手，对家庭关系不好。”

老先生签完最后一张卡片，我在他家已盘桓了一个小时，夫人乔安娜也已经出门办完事回来。

告别出来，回头再看这栋红楼，注意到左右隔壁的人家门面整洁气派，可能都是近年来修整过的，相比之下，老先生门前的那几级楼梯和与人行道隔开的水泥低栏斑驳古旧，那两辆老爷自行车简直可以说煞风景。这个地区房价飞涨，几十年不搬的人家寥寥无几，新主人们必定重新装修，打通维多利亚老屋的窄小房间，开放式现代简约风格，景观设计花园，家中井然有序，无一杂物。想到老先生说的那句话：“书籍是我生活的背景，更确切地说，它们是我生活的前景，没有书籍，就无法想象我的继续存在。”这栋红楼门后的藏书和学识，六十年的底蕴和积存，也就格外珍贵。

2022年4月16日

青岛印象（水彩画） 杜大恺

剑桥，樱桃熟了

赵 霞

骑着单车往剑桥市区的路上，总会经过一棵樱桃树。

起先我不知道它是樱桃树。那是一条只能走行人和单车的小路，两边各树起一溜矮篱墙。一边的篱墙外面就是田野，秋天里麦浪起伏。到了春天，翻耕过后，新苗又长成绿茵茵的一大床绒被子。另一边的篱墙紧靠着自然形成的一道野树篱。矮壮的灌木长在前头，挤得密密实实，它们背后的高树，又都把长长的枝条伸过来。春天里骑过去，落英缤纷。到了五月，花事逐渐谢了，撑起一道疏疏的绿荫。

樱桃树就长在树篱中间，不声不响地跟别的树一起开花，一起谢落，我们都没认出来。有一天，远远地骑过去，忽然看见了树上一点点红红的樱桃果子。从此骑到树下，都要停下来，望一望，眼看着树上的红果子一天天地多起来。这是大樱桃，就是市面上喊车厘子的品种，跟我老家种的小樱桃不一样。不过都是碧绿的叶子，殷红的果子，都很好看。樱桃长在枝条上，并不算太高，徒手却是摘不到的，只能望望。我心里暗想的是，要是有一架梯子，我准能爬上去把这些果子都采下来。

过了些时候，从树上掉落下来熟透的樱桃。先是一枚两枚，渐渐地落了一地，都没有人去收。单车从果子上面碾过，留下殷红的痕迹。直到树上的樱桃渐渐落光，也没看见有人来采它们。

英国诗人罗伯特·赫里克有首诗叫《樱桃熟了》，头两行给谱成儿歌传唱：“樱桃熟了，樱桃熟了，来来来；又大又美，快来快来，大家买。”据说以前的小贩就是这样沿街叫卖。

这里的樱桃却不用买，只是也没有人摘。

五月里，黑莓花开了，开在我们时常经过的小路边，雪也似的一团团。蜜蜂忙个不停。等到六月的大太阳照下来，花都谢了，结出一粒粒青色果实，慢慢地变红，变紫，最后连片地成熟起来。这些野果子没有超市里出售的那样大得均匀，但一样黑紫发亮。随便摘一粒，尝一尝，虽然粗糙，味道似乎更鲜甜些。可是也很少看见有人去摘。很偶尔地，路边看到一两个老人家在采黑莓，只拿一个小小的塑料盒来装，消遣的意思更多些。还有大黄蜂，围着黑亮的莓果嗡嗡不已。黑莓成熟的季节很长，从六月一直到八月间，累累地结果。常常骑着车，从一大丛一大丛黑紫的莓果旁边行过。太阳照得果子闪闪发亮，骑车的人心里也闪闪地亮着。

整个夏天，因为疫情多待在居所，也不能远行。住在剑桥的朋友珍妮为了安慰我们一家的无聊，驱车带我们去附近的公园散步。到了公园，公园里也寂寥，却有一棵苹果树，将一树果子结得热闹非凡。这是一棵矮矮的苹果树，长长的枝条都向四面伸展开去，几乎每根枝条都给一串苹果压得沉甸甸地坠弯下来，有的一直弯到了地面。我头一次看见结果子结得这样放浪无羁的苹果树。大概因为是野生的苹果，个头都不大，又多有些歪歪扭扭。珍妮说，这样的苹果树在剑桥很常见。她从枝上摘下几个苹果，教我们拿手掌一擦，喀嚓嚓地咬起来，味道酸甜清脆，竟十分好吃。

经她一提后，稍许留意，果然又发现了不少苹果树，在林子里，在路边，在某个拐弯的角落里，就那样大咧咧地伸着结满果子的枝条。苹果树的枝叶看着苍老，一结果子，顿时变得神采丰满，气韵生动，叫人忍不住多看两眼。

最会结果的还是梨树。我们的寓所附近有一片大草坪，是小区孩子们时常玩闹的去处。草坪一头可以打板球，另一头连着一面缓缓的小坡，坡顶植了几株矮树。其中一株树，我们猜看了半天，总觉得像梨树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小。四月里，它开了矮矮的一树白花，也像是梨花。后来就结了小果，青色的，挂在树上几乎看不出来。这棵树是这样矮，有顽皮的孩子随手从树上揪下一枚小果子，拿它当子弹玩。也没有人去管，果子就自己长着，渐渐地挂了一树，都显出啤梨的小葫芦似的形状。因为果子颜色跟叶子几乎一样，不走近前看，一点儿看不出来。太阳好的天气，有人来到坡上，靠坐在这棵矮树下看书，顺手摘一个梨下来，啃着吃。

有天夜里，刮了一夜大风。白天去坡上走，看见一地成熟的梨子，都是从那棵矮矮的梨树上给大风刮下来的。再去查看梨树，上面枝叶扶疏，已经一个果子也不剩了。

把梨子的事说给珍妮听，她笑道，剑桥的夏天就是果子多，从五月到八月，樱桃、黑莓、李子、苹果、梨，轮着熟。许多果树都是自己长在路边，所以大家有时开玩笑说，这段时间可以不必买水果，只去路上摘就好。

过了些天，她开车到我的住处，带来一大袋青啤梨，是从她家花园的梨树上摘的。那棵梨树我看见过，也是矮矮的，小小的，想象不出它能结这么多果子。

这袋梨，我们搁在冰箱里，吃了两个星期。都连着皮吃，非常好吃。

吃完梨，夏天差不多就过去了。等到剑桥的风又大起来、冷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该回国了。那时，结果子的季节已经过去，连黑莓也成了干果，悬在日渐变秃的枝条上，就跟我们一年前初到剑桥的时候一样。

春天时，珍妮发来她家花园的照片。园子角落里小小的梨树，又伸着叶子准备开花了。

我说：记得去年吃了它一袋梨。

她说：还等你们来吃啊。

2022年5月3日

沧州两日

孙 郁

沧州在我的印象里是个凄凉之地。幼时读《水浒传》，见林冲被发配到那里，想象其境，好似无比荒凉。施耐庵写沧州，笔触不无凄楚的样子，对于读者而言，是阴风习习的。但这是小说家的想象，实际上存在许多出入。偶然从河北的朋友那里知道，现在的沧州与古沧州，位置有所不同，地理空间有所变化。《水浒传》所写的，有虚构的意味，那是作家的笔意，要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，小说家的话多不可当真。

多年前的8月20日，酷暑刚过，我去了一次沧州的黄骅，那次是带着文物普查的任务，和田野考古队与文物调查队员混在一起，造访了许多地方。我原以为此地有高山峻岭，不料是一望无际的平原、青纱帐海洋般地涌动着。田野调查小分队的朋友领我在河滩与田地里穿梭，见到几处古代民居地及墓葬群。在空旷的野地，与沉睡了千百年的文物对视，才感到什么是“天地悠悠”。

之前对于沧州史知之甚少，事先做了一点功课，也多是朦朦胧胧。到这里调研文化沿革，不能不请教同行的考古队员。队伍中的小王，是考古专业毕业的，脸晒得黑黑的，他一路照顾我，一面也讲了许多心得。小王告诉我如何识别瓷器，判断古砖年龄的方法，以及古墓葬群的定位等等。我身边的一些人是从各地抽调的县级文管所所长，都很敬业，这些人一个县一个县走，每个村子都不放过，这样拉网式的普查，在过去是没有过的。

最开心的是遇到了老熟人——黄骅博物馆的魏馆长。多亏她的关照，我们少走了不少弯路。

魏馆长是沧州一带的名人，省里的劳模，在国内同行中颇有些名气。我认识她是在文物保护工作的会议上，有一次在京讨论新的重点文物评选名单的时候，她风尘仆仆闯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摞资料，希望将黄骅的冬枣园列为文物保护单位。枣林属于植物，还在生长中，怎么能够成为文物呢。魏馆长以大量实物告诉我们枣园的历史，以及旧的遗物的保护过程。她的博学与动情感动了在场的人们，后来冬枣园真成为文物保护单位。这在国内重点文物名录中，是罕见的。

我对魏馆长的印象，也因此深了起来。

冬枣园有点神秘，我跟着魏馆长匆匆走了一遍。它的历史也有三千年了，园子面积一千余亩，六百年以上的冬枣树近两百株，百年树龄的有一千余株。冬枣一直是皇家供品，名气自然是大的。那些古树，都有点意思，苍劲、古朴中，透着远去时光里的神秘。秦汉间这里就颇为有名了，魏馆长一路上给我讲园子里的故事，满脸自豪的样子。这里的一草一木，都像家里的珍宝那么熟悉。

离枣园不远的博物馆，也颇令人惊奇。在那里见到了许多北齐时代的墓志，刻字遒劲，满目古意。站在碑文前，一下子被镇住了。推想古时这里的文人都很有趣，字写得大气磅礴，似乎得了江河之气，神采里有通天地之韵。为什么后来的文字写不出古人气？社会风气所致，还是别的原因，不得而知。天底下许多美物一点点消失了，留下的凤毛麟角，仅点点滴滴，已让我们惊奇不已了。北朝的文与人，是被后来遗忘的，每每对视那些遗存，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殊多。河北的文人，有一些是遗传了这些遗风的，只是随着时代慢慢变迁，不易被人察觉罢了。

北朝以后，沧州都发生了什么，文字记载得不多。唐代还有胡气，到了宋代，艺术则有了绵软的意象。魏馆长对此是熟悉的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她率人走了一百多个村庄，发现了上百处遗址，收集了大量的文物，主要是瓷器、瓦片、墓碑、陶罐。博物馆建立后，许多展览吸引了人们，专家的评价都很高。了解沧州史，黄骅是不能不拜访的地方。

第二天下起小雨来，魏馆长派了车送我们到乡下。快到中午时，走在前面的小王突然惊叫了起来，在一片玉米地边发现了什么。我们赶到后，在低洼处还拾到了许多瓷片，花纹与色彩都好，问身边的人，大家估计当年也是一个城镇。这个地方埋藏的旧物真多。众人还在河边的一个深谷里发现了许多古人灶台用品，虽然都已经破损，但还是有些研究价值的。小王有点兴奋，好似得到宝贝，拍照，画图，将几个遗物放到袋子里，有几分收获的快慰。

这个遗址很有意思，四面是空旷的原野，离城镇很远，但它是古代的城镇是无疑的。有战国、两汉的陶片、器皿，瓷器是宋代的。这些遗物都是破损的，分类后能够感到不同时期的审美上的差异。遗址地有旧的河谷的痕迹，说明昔日的样子与今不同。古代这里是通商口岸地，与盐业运输亦有关系，如此多的旧物，虽已成了碎片，但前人活动的痕迹，还是依稀可辨。

那一天，大家格外兴奋，我们在一个小镇上歇息的时候，找了一家小店。我请大家喝点酒，庆祝意外的收获。小王吹起了口琴，众人哼着小曲，显得特别开心。一天的所得，或许可以写出几篇论文来的吧。旧岁里的遗存，也勾起了我的一种杂想。上个世纪二十年代，我国才有了现代考古学理念，这门新兴的学问，懂得的人有限。现在对历史的理解，如果没有文物的参照，只能是纸上谈兵。文物的发掘，要有大海捞针般的田野调查的支撑，做这种工作，没有热情者难能为之。

天底下的考古队员都是无名英雄，他们在一线的汗水冲洗了诸多历史的盲区，并没有谁记着他们。我记得多年前在辽东的一个古城考古工地，看到考古队员现场作业，极为辛苦。荒山上的日晒雨淋，两年多的不停的劳作，苦乐为伍，喜忧参半，却把一段历史链条梳理出来了。这些成果，只是史学中的一个标点或陈述句，并非伟大的叙事，可是它的分量，比古来文人的空泛论道，真不知高明了多少。

秋雨下了一整天，华北的乡下凉意渐出。晚上躺在宿营地，爽快极了。外面唰唰的雨声，好像是远古的灵思的游走。望着无边的暗夜，脑子里是无数的问号。历代的读书人，对于日常生活记录甚少，儒家的心思都用到道德上去了，对于社会边边角角，几乎没有什么描述，而了解古代的生活，不从田野调查入手怎么能行呢？

我在沧州乡下跑了两日，好似读了一本大书。书斋之外的世界，真的深矣、博矣。

笔会

『文汇笔会』微信公众号